



語錄
三傳習錄下
朱子晚年定論

~ 16
3061
4



門 16
號 3061
卷 4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35.10.17 購入
藏書

謝廷傑刊本己巳之
別錯出不一校合

王公全書卷之三

語錄三

傳習錄下



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
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
曰若以格物理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
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卻遂無疑後家
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
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
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為物物字未明己卯歸

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
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
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
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
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
知之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卻又多了格
物工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
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
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

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
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
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
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
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
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
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
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
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

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

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胷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二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

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卽是私念。

三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

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

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四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

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

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如

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

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

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

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

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閒耳。以質先生

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

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削去

五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是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肓。卻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夫。當見之。

六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

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

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

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

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

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

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

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

細看。無些小欠闕。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胷中各有箇聖人。只

削去

七

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曾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削去

八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

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削去

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

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一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

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

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二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

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

集要收此於一四一條後

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祕。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削去

三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為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無實用功而

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削去

一三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一四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

集要收此條於一四二條後

削去

一六

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為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割去

之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

書上文義通。卻自生意見。

二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

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
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
事物為學。卻是著空。著

削去
一九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
已種根。好惡從之為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
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敷英在
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
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
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
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胃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眾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
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
亶亶翼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
以謂之生知。安行。眾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
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
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

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為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

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已下門

人黃直錄

二三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二四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二五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

削去

二五

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二六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

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二七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

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卽是天理節文所在。

二六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卻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二九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三〇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

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

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

分心與事為二矣。

削去 三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為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削去 三四

削去 三五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三六

先生嘗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

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三七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已下門人黃修易錄

削去要三八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窸窸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窸窸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卻是助長不成工夫功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卻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壯雖暫能

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卻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卻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

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

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

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

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

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即

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

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

集要收於一六條後

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為聲利牽纏，甘心為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為，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

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

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會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削去

四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閒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

四五

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

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偽耳。

削去要四八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即是良知。曉得良知是箇頭腦。方無執著。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着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着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

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已下門人黃省曾錄

四九 黃勉之要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五〇

問道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著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危。惟

削去 五二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五二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削去要五三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五四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千

龍逢逢。只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

削去要五五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著。卻若浮雲掩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象。蒸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慝。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

削去要五六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

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好。

削去

五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細縛苦楚的。不是收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為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

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卻似聖人教人差了。

削去

五九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脉路。

聖學集傳卷六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
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琪
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為聖人之志耳
對曰願立必為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
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
必為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不覺
悚汗

剖

六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
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
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
樂可代

集要收於九條後

六二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荅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
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
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
或務為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
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
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
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

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真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習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剖要

六三

剖要

六四

剖要

六五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六七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眾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眾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忘思，魔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

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削去 六八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六九

先生曰：儒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儒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

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

功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

刑去要七二

七二

七

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又曰。孟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卻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

削去

七三

有未透徹處。

七四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七五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本
心
要
問

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

集要收於四一條後

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

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閒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

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一日其徒將塵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塵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塵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一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

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之聖。為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

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削去

八四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亙古亙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攬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削去

八五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闡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八六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

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然了。

非森劉生 要八七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剖

八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集要收於六條後 要八九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聖至功夫

廿八字自九一條移要

以下三節最利景印集要
校註
九〇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照。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削要

九一

集要問理至功夫廿八字
移置八九條末尾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

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卻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九二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九三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

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笋也不曾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九四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

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為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九五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

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九六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為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為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隱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

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

宋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王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

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

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

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

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

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為治，先

前此并條 九之 集要收此於八九條後要

今要以下判要

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準。又何處取得準。

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

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

心上來。譬如入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卻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集要收此於九七條後

今人於喫飯時。雖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這病痛。只是箇好高。不能忘己。

爾。深淵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聖會。出於此。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剖要

剖要

剖要

剖要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

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

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

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寔地。

柳川註
性要收此於一。一條後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

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衆人下荆

刑要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著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刑要

百九

楊慈湖不為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集要收此於一三條後

二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

良知過。不為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集要收此於一七條後

二二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眾。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眾。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為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眾。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而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

段

傳習錄問王之道從年譜
嘉靖二年二月三日

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曾次使天下之人
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
人的真血脉請問鄉愿至悟入聖人之道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

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

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

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

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

事耳何足為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

問同荅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

中丙戌會試歸為先生道塗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

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

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

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

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

日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

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

懼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于浮峯。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二二四
集要收此於二二條後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

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旣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

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踪跡尙寥落。旣後四方來遊者日

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此後黃以方錄

二六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卽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

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卻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

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

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

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

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

道。

二九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

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爲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一三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

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卻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

全書卷之三
傳習錄下
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
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
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
其流至于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
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義。
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
如何卻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
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
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一三三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
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一三三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
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卽慎獨卽戒
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
格物底事。

一三四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
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
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

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卽事理之精微也。

一三五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一三六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卻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一三七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

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一何用。

一三八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三九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

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一四〇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

傳習錄卷之三
一三四條後

一三四條後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搥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集要收於七條後

一三二 以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著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這些著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為恃。

剖要

一三三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剖要

一三四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為剛善。習於惡。則為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為柔善。習於惡。則為柔惡。便日相遠了。

剖要

一三五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

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一三六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

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了。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尙在何處。

削要

一三七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削要

一三八

嘗見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于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真真鑿方柄，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一三九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為子而傲，必不孝；為臣而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曾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

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剖

一四〇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卻便不知。卽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以方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

集要收此於三三條後

一四一

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一四二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

集要後收以前削去之
條及新採條凡廿條而
板心記去新入語
新採凡廿條另抄
以下削要

皆惕然。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訃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縈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荆。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複。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

習續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蘄沈君思畏曰。師門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獨未及于蘄。蘄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

夫子之教。指見良知。若重觀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複之爲繁也。請哀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神

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為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于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蕪之崇正書院。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昭和六年六月二日。以無庸會所藏。明版謝廷傑刊本。校合。時在天淵先生。聽平松亮師。誦演乃木將軍之修養也。感激不能措。熱淚滂沱矣。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已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為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峯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首叙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朱子晚年定論

虬峯師之註。多提行。天以下謝改天。底格。年譜附錄云。朱子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吏部主事史際令其孫致庵梓刻於溧陽嘉善書院。三十九。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癩。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悟念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

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

誣誣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旣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旣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答黃直卿書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

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做。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論。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

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閒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却下句天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

亦何益於吾事邪。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論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陸象山

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問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

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文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薰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

全書卷之三
附朱子定論
五
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
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
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非前。庶其有日。舊讀
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
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
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
凜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
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
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
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梢看得
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
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
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
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
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
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

全書卷之三
附朱子定論
四
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
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
弊耳。

答周純仁

間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
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
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
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
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
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
患矣。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
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
夫。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
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

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

全書卷之三
附錄子定論
三
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閒亦有舊病。此閒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閒。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閒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充之

全書卷之三
附錄子定論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

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

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
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卻覺有進步處大抵孟
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
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
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
聞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
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
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
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修業之益修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
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
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
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

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

與林擇之

熹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卻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

小。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子約復書云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泊汨地過了日月不會存息不會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

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荅書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閒斷。則久久自當

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朱子之後。如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皆有見於

此而草廬見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意味味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

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

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朱子晚年定論我

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尚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

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卽見。如五穀之藝地。種之卽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

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無若麟之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語之外。真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雩都袁慶麟謹識。

昭和乙亥二月中八據隆慶中謝氏刊本校畢朱子定論於無窮會樓是日天氣溫和綠紅梅咲開兩三輪
玄記

全書卷之三

全書卷之三

付朱子定論

三

